

天路寻“坊”

□牛钟顺

一条绵延近百公里的“天路”，仿佛彩带般镶嵌在安丘城西南方向的绵延群山里。行驶在这条“天路”上，赏山水画卷，品乡间景物，观风土人情，可谓一半诗意一半烟火，真是好不惬意。

在“天路”的东首，矗立着一座石雕建筑。它如一颗璀璨明珠，为“天路”延展提供着不竭动力和源头，吸引着来到“天路”的人们在这驻足停留。这座石雕建筑就是位于安丘石埠子镇庵上村的庵上石坊。

俗语说：“天下无二坊，除了兖州是庵上。”据立于庵上石坊后侧的匾栏介绍，石坊始建于清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为庵上村马若拙为其兄马若愚之妻王氏所立的节孝牌坊。该石坊虽历经近二百年风雨剥蚀加战火动乱而不毁，堪称牌坊文化中的艺术瑰宝。在上世纪末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其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庵上石坊坐西朝东，用石灰岩垒架而成。其结构为座、身、顶三部分。坊座为数块条状基石，坊身由四根立柱组成正门和两个侧门，坊顶为单檐庑殿式结构。相传由扬州雕刻艺人李克勤、李克俭兄弟俩及八名徒弟历时14年雕琢而成。

整个建筑造型可谓庄重壮观，石坊上部正面居中镌刻“圣旨”二字，中部横批刻有“节动开褒”四字，两侧刻有“旌表愚童马若愚妻王氏节孝坊”字样，横批下两侧刻有“大清道光己丑岁建”八字，背面刻有“贞顺留芳”四字横批。所刻字体端庄道劲，优雅非凡，据传坊上题字均为翰林单兰亭所书。

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当是石坊的雕刻技艺。独具匠心的艺人对不同的物象分别采用浅浮雕、高浮雕以及立雕、透雕、圆雕、线刻等多种技法，可谓刀法精巧，图像秀丽，精妙绝伦。

石坊雕刻内容丰富多彩，既有体现社会风土人情的画面，又有神话传说中的仙人异兽。其在不同部位刻有物象车马、飞禽走兽、花鸟鱼虫、风云水月等不同景物。特别是在两根中柱东西两侧，分四组雕刻了飘逸潇洒、呼之欲出的八仙人物。而中柱底座的内侧，则刻有反映“耕、读、渔、樵”体现当时社会生活风俗的画面——午间小憩的耕田者、奔跑的学童、月夜对饮的渔夫、暮归的打柴人，无不形象生动，情趣盎然。

石坊上所刻的走兽亦是种类繁多，主要有青龙、雄狮、麒麟、牛、马、鹿、羊、象等十几种，青龙为多，狮的面积为最大。另外，坊上雕刻的花鸟还有明显的季节、气候特点。灾楼的图额上方，刻有四季花鸟图，即春牡丹、夏荷花、秋菊花、冬梅花。两边柱东西两侧刻有牡丹、玉兰等花卉，两边的外侧刻风竹和雨竹。坊座基石刻出变形的莲花、牡丹、蝙蝠等。整个坊顶共有十数条重脊，每条脊角的上中下部，都刻有一只昂首眺望的龙头，共36只。而坊顶正中位置所刻背负宝瓶的麒麟，方向正与坊顶平行，矫健昂首，凌空欲飞，可谓点睛之笔。

在石坊灾楼匾下部，也尽是可圈可点之处，即栩栩如生的数幅谐音吉祥祈福动植物图像，如六（鹿）合（鹤）同春、太师（狮）少保、挂印封（蜂）侯（猴）、父子拜相（象）等。同时，在两条中柱的东西两面，均刻有一只勇猛刚劲、惟妙惟肖的圆雕雄狮。背景中的山林和怪石等，则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整个石坊所刻内容虽多，但繁而不乱，主次分明，安排得体。石雕艺人紧紧围绕整体建筑设计，在雕刻内容与形式布局上，进行了合理而巧妙的构思。他们充分利用整个石坊的有限空间，采用不同形式，表现了丰富多彩的内容，高度发挥了精湛的雕刻技艺。尤其是那些用高浮雕和透雕表现的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等，都刻得细如线薄如纸，玲珑剔透，给人以迎风欲摇、离石便活的感觉。

庵上石坊既是一座高大的古代建筑，又是多种雕刻技法的有机组合，既凝聚着前辈艺人的心血，同时也彰显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创造才能。



庵上石坊

三圣故里 当代儒将

□隋永刚

中华文化，源远流长。文化，是根是源、是智慧是思想、是民族魂魄，亦是国家血脉。古往今来，长河内外，大到国家繁盛，小到家庭进步，依于文化之根基，赖于文脉之传承。《诗·大雅·下武》有言：“昭兹来许，绳其祖武。”朱熹集传：“绳，继；武，迹。言武王之道，昭明如此，来世能继其迹。”后世学者，因将承继祖业，称为“绳武”。祖先之业，有文有武，有脉有源，代有传承，其中有修身之术，也有齐家格言，更有治国之道。

家乡寿光，齐鲁名邦。古为三圣故里（“文圣”仓颉、“农圣”贾思勰、“盐圣”夙沙），今是蔬菜之都。其地南望“寿山”云门，北隐“盐都”遗址，西邻“兵圣”孙武，中有“古水”弥河。自古及今，历代先贤，崇义尚文，人杰地灵。行至当下，欣逢时代盛世；太公后裔，再出国之儒将。

将军“隋”姓，“绳武”为名。农家出身，少小聪慧，好学勤读，有高远之志。后因学资委困，一时择路彷徨，无奈退学于家。日复一日，耕读乡田，与星月为伴，孝养双亲。直至十七年纪，将军于风华之龄辞家人伍。自投军旅，实干笃行，几经战火洗礼，淬炼自我心志。先战备东南，炮击蒋

帮；后赶赴西南，守战越南。将军于实战之中，内修为兵之德，外炼为将之道。数十光阴，转瞬即逝。小家大家，忠孝难全。正可谓昔日农人之子，今是一国之将。甲辰吉岁回首，将军由学从军，如拨云见日，又如云开月明，此是时势使然，更是志向所致。

书法文字，国之精粹。自退休之日，将军喜文弄墨。去岁中秋，书法新作梳理成册，此是吉事、乐事、雅事。一作书法小结，二为友人共赏，三可馈遗子孙，可谓一举三得。将军书法，字如其人，发于真性真情，美于随性自然，落落大方，可观可赏。将军书作不论大小，不论题材，用笔大胆，布局舒朗，笔意率真，意境宽博，自有军人气象，自带名人风采。将军所书内容，或写前贤经典，或书人生所得，或录工作所悟，均有感而发，即兴而作，可谓寄情与书、寄心于书、寓意于书。将军书法，不为博名，不为取利，是以书正己，以书正人，以书养心。将军所书乃名人手迹，借所书形式，观所书内涵，当可阅其性情，感其经历，悟其见解，显其品德。将军书作之外，又录早年家书。信中爱子之情，敦敦教导；爱国之情，拳拳殷切。

孔孟儒学，遍染齐鲁。绳武将军乃故乡俊杰，有儒将之性情，有儒将之思考。近二

十余载，将军笔耕不辍，勤于著述，《做人 为官箴言》《再探做人 为官》《三探做人 为官》接续出版。著作内容以三箴为戒，存正念、述正气、言正理，书中所议兼叙兼论，逻辑谨密，观点鲜明，使人开卷了然，过目有益。做人 为官，儒学所重。将军著作源于生活，得于实践，其如孔子家语，又如留仙志异，既言人生之道，又讲处事之理。所闻之论点，所发之道理，有益家国、有益工作、有益后人，实为处世之规谏，为官之警言。时人观于著作，可悟《老子》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”之论断，又可悟孟子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”之气节。国之良将，身清气正。将军借儒养身，借文化人，当能以儒学文化之正道，养正气、养清气、养浩然气。

国之将兴，必有德臣。自古良臣德将之涌现，传于正统文化之熏陶，承于先贤圣人之教导。诗书中有传承，名人中有传承，故土中有传承……将军离乡六十六载，不忘初心，以将军之胸怀、以平民之本色、以儒学之见解，修身修己，养德养心，尽展当代儒将之精神。将军人正，气正，家风正，庭院子侄谦逊低调，淳朴善良，实为将军之行所教，将军之德所化。观将军之德之行，当显古仁人所云“文武传家”“福泽长久”之义也。